樸素村話 坤

共二

○黃判書仁儉即大司憲梓之子也律身清儉爲嶺伯時判其
外曾祖寒水先生文集山水軒權公方校讎営方伯之母即
權公之姑母也適丁其忌日權公亦與祭見衛婢之擧案着槃
衣裳似堪未時所着者矣當其巡宣着其先人所着冠服既故
弊而又不中其體遂出有名匠而以爲逃人之親屬病不服其
藥其爲營伯也置小爐于座側自以短竹燃南草使令輩只而
簡率如此
○黃公之爲嶺伯也深懲方伯生財之術不由其正不遵舊例
只務節用及其節病猶問之鄉畫録同鄉微細之人而亦不識
五或侍側之黃公曰不可比等人平生豈能受節扇之賜哉今

幸得之而爲榮則不惟自把亦欲推而及人也五嵓今年哉其

係昌城尉仁默來謁方辭歸資其大畧都尉告以在茲將名責

公笑而不許其僧益曰都尉之行豈但資於我哉盖都尉不顧

其傳食於列邑故聞其小興也先是月城尉金漢藎居嵩甚儉

約行不乘轎而閭人閭巷不知有都尉稱以古之東平尉其後

稱昌城如月城盖賴資父之善誨矣

○李崇祖即龍溪君慶漢之子也以庶洞金氏之人壬寅之禍

與那徵賓錢仁佐等死之人有言曰忠於金乃不以忠於國時

其子麟錫在襁褓隨其母流離及其長成目不知書性且麤鄙

放逸亢不可用金陽澤之爲湖西伯也人有薦之者曰其才可

堪幕僚方伯皺眉曰不許薦者曰令公若棄斯人則無得誰也
方伯乃置之于舍而食之麟錫徒食而終日兀不仍爲坐如偶
人臥則晝寢至於聲色一不留於心曰如是月餘方伯厭而異
之會峽東諸邑大被水災欲送暮僚而廉察方擇其人或曰莫
如李麟錫也方伯召問曰爾能曉文墨否曰未也能解諺書乎
曰未也曰吾欲使汝廉探峽邑而恐汝不能堪也曰然雖能當
也遂送之麟錫領事而還無一字傳書直到幕府請許姓人能
文者曰吾將作傳書須隨我口乎而成之許即如其言方伯見
其災傷民瘼等諸條纖悉無遺大異之問曰爾能爲此乎對曰
假手於幕僚許人也即招許而問之對曰一從渠口呼無一加

減也方伯於是大奇之居无何麟錫請訪其知舊之爲宰者當
連道內未滿一旬即以幕僚招之麟錫乃乘馹上謁任職嚴謹
方棒羅未了而入謁同僚坐幕府而閙呼列妓佐邑進羅縛方盛
乃曰此乃嘗穀之以未棒爲已棒文書而罷久矣此中其上又有
使道既侍兩妓之母所犯黠然吾輩不可不仍舊貫也麟錫正
色拒之遂直歸其府提致兩妓之母幾斃於衙楊日盡棒嘗
屬牍并相謂曰彼妓之母尚不饒貸吾屬焉敢抵賴乎擭負相
續不散日畢奉乃入謁方伯益喬遂於分歷仕以五衛將拜
珠島郡守金尚喆以大丞相銓曹政吏謂叢送改格俾不赴任全
陽澤選尚喆於閭中曰此人以卒士究死士人之子銓官取傳

教調用而今乃作宰大監沮之以政格 上意必不悅也尚詰
曰吾將不泗使之赴任也及莅官郡有一大訟盖島中曾有士
大家破堰而延袤甚廣大居民已起墾大蒙其利者亦久矣至
是方伯嚴関于本郡勢當還屬於本主堰主僕屬三十餘人將
推其地先以怙勢作挐民不住其弊矣太守乃發卒盡縛命推
人卽日押去有一不登達者罪當撈死島民已幸且安矣時方
伯巡到隣邑珎島太守亦往謁與二三守宰先想于方伯幕府
有一少年武弁式坐乃前言曰珎島太守胡為推送方伯嚴関
而盡逐堰主之奴乎太守顧左右而言曰彼誰之子使道之孼
子乎孼廁乎渠當糊口於營中而已方伯太守之爲政渠何敢

干涉守且吾乃佩符之官渠乃傲惰而又發言若是守決非士
夫之子也辞氣甚厲其人抱頭鼠竄而走遂謁方伯詳陳邑民
之以此土資生関係甚重且既棄者墾之亦失勢不可奪聞有
營門嚴関堰主之作挐大爲邑民之騷擾其爲牧民之官者不
得存民也也方伯不恍恃之不已遂號而追曰此爲使道地也
邑人皆曰云幾百緡錢爲賂於營門而乃至於此營門寧有是哉
万口一談誠不可歇論云破也是以郡守反辨營門之誣不敢
違營門之令如不信郡守之言願招邑民而召詰之方伯乃更
覺曰然守須更宜行事也自是邑中桀猾而口彈之攝錫陰不
嚊而通達剛毅有乃父之風亦可用之人也其足施錫爲言其
事如此

庚戌太有年百穀皆登原隰且均而凡菜果等人所可食者無
一不豊八路同然斗米直十二文錢古未有也辛亥歲雖大歉民
不甚苦至壬子饑饉荐臻道多餓莩人或相食都下飲食之肆
設網以禦人攫油肆賣其荏滓其枚如栗各司胥吏納之袖中療
飢而服役至若丙辰戊辰之米價殆近庚戌而其均不及乙亥丙
子之餓莩不及壬子而其歉殆類丙午大旱湖右偏為赤地而
民鮮餓死或云今人不幸而值辛壬之年則不至若是之死值壬
午之旱則必免赤地之如彼

○權瑞東之為瑞山宰也杖寒族金姓人二十度不久而死其子被髮
直入官曰方以殺人告官閽者莫之禦時太守方坐府直走上階吏

卒爭呵噤之遂拔懷中刃以麾之人皆却立乃陞堂而刃擊之太
守急禦之以手傷其指掌血淋漓吏輩遂把其後裾脫刃而縛
之下獄而報方伯法當死當時士論或以韓柳復讐狀議以為父不
受誅子可以復讐原其罪出於孝則可恕也然旣害牧民之長則在
法不宜免死旣作舊囚觧枷累而拘留而已或曰子何以不遁乎答
曰吾父死屬纊而出門欲復讐而未果屬纊以後事吾不知之天
下之罪人去將何之遂織屨而延命及幾年冬月將盡卜之曰吾
必死是月也及絞于官門外其妻來訣館于咫尺同時自縊死是日陰雲
凄凄白日慘慘人皆悲之噫夫為父死雖曰罪人而孝子也妻從夫死孝之子
配而烈女也或曰其名潤死時有稚子育於其外祖云

○朴知事致遠 肅廟朝在臺閣能直言敢諫時 英廟居潛邸朴公以宮差之作弊有所陳啓及 英廟晚年入耆社 上方引見耆社諸臣指朴公曰彼重臣曾不駁者吾也朴公對曰先朝開言路矣是以忝在言責之任敢有不言矣人稱其諷諫之善朴公後名致和

○朴公曾以三疏名於世辛壬之際與洪參判錫輔并遠竄王府情契甚厚洪公既沒朴公位卑鄉居者已多年而朝廷新進知者亦鮮朴公適入京訪洪公之子象漢時方位列卿莫知先契例以鄉曲一文官待之俄而趙榮國入來主人起而款接語娓娓膝曰前席朴公正色曰言古有良臣者其人善人也

嘗視我如人今也則亡是以吾訪其子于古宅其宅徒存其子
亦已從大監游也記昔 王府鞫庭西與我者秦億也彼乃其人
從孫也大監何無惜其之忠邪異國以起而出於公乃不避而
悕
○徐相國宗泰編朝野記聞錄士類稱其秉心之公其子相國
命均當辛丑冬逆宦尙儉用事而完黨並進因拜吏曹參議不
出其子相國志修亦清儉律為世有令名志修方詣 闕至梨
峴通衢見一賣炭翁小橋伏謁曰是主人至此炭翁驚曰大
監此何事也一市人皆大驚 蓋相國旅邸居梨川 有以賣炭資
生者也相國曰願見主 與吾一僕人往吾家待吾退 崖翁曰

者願世不着也命從者得一笠而加首且使市人善賣者以行

及公退即出新衣一襲華其藍縷然待十餘日厚責而歸之

○沈鏞以氣節箇家子弟肥衣輕少有褻使之意年弱冠過錦

江府天寒有一人將溺水一婦女執之將起未起號泣相爭鏞

下馬問其故答曰歲以官糴逋命今室百餘石家徒四壁未由

了債與其死於獄死無寧溺於水是故慷慨爲妻所挽鏞即脫衣

解其羊裘貂皮褂及綃紫衣且脫其鼠皮大揮項并與其騎馬

而與之曰斷可以償債勿死也乳婦賣騾價亦直百金鏞遂以短

紫衣加袍而出歸後蔭補累典郡邑

○趙判書明鼎在襁褓育于閭家及爲湖西伯收養者已歿

於道內方其巡察令各邑備祭需爲閭上全而祭別邑守宰多
會于上及立石自造其全除曰㳙叔養子忠淸道觀察使朴擢書
人稱其孝報所育之恩
○南相九萬舊第在學洞我外從大父朴仕寀公買而居之堂
前有一松老盤屈古奇每夜曾有一老人坐其上而泣甚異之
遂掘其下有一木櫃開而視之即南相影幀也即還于本家子
孫道一青衣持去曰戊申兵亂時所埋也盖南相雖以罪名殺
亦鍾氣者七分傳神能有靈驗於埋却十餘年之後其亦異哉
○南九萬制祖統而水田外陳廢者不許灾傷盖以陸田爲田
無收穀也人或言其後之不昌職此之由洪啓禧翻均役法導

事聚斂以圖富懷進身之計李公台重曰彼雖名以讀書學相
實不讀大學也八道監兵營及列邑舞失魚塩稅之船利而自
是魚塩極貴民受其害良民之役二疋布雖減半而不以為
徒貧民之窮結錢者既力綿而不堪其苦鄉邑困窮至逃亡者
咸怨其地稅而至於老弱之負薪與塩者孤貧之販送以物為
資殊脫於誅求而此等賦斂未必其入于官用役作中間盜竊
之利民相謂曰為此法者其先後守及啓禧為死所殊減
○國朝以來培養士氣朝廷有事則館學必先上書太學名為
首善之地而陵夷小朝廷　英廟乙丑　幸泮臨明倫以　御
製常用中庸時問二字必可因長於經國　上即命改以帝王四字

聖先師且請太學大祝去虞雛疏入未蒙 允命時迷菴金公偉材聞疏事嘆曰春秋之意亦有感不諱而士能有提醒者以是也壺南館先生聞之曰通書閣子精粹之學朱子許箋注者也而乃曰宜其丕祀万世何獨於元主誅賜而改其主號也丁丑我堂叔父為四學諸儒首疏請以金清陰及三學士與尤菴先生配食大報壇庭 上以為掇拾蔽垣餘論不批而推折之自此以後儒疏絶無可聞者而士氣益不振族公諱德洛堂叔諱善洛後改曰廷臣

○英廟嘗欲管成均館守僕洪五蕃五蕃曰小民乃聖殿守僕也雖以貴至尊之威不可推也若除其見任脫其儒服則雖當日殺之可也 上命釋之可見聖德事也五蕃嘗見宮苑玩逛之

且仍至泮水橋入集春門當欄呵叱而逐之若非 聖主崇獎
太學則其為殊若是耶
○沙溪先生以栗谷為師尤春為弟子以黃岡為父愼齋為子
正猶文王之無憂道德極備而文章自謙故或使門人張谿谷
執筆口呼義理之說則若孔門人記夫子之言沙翁嘆曰持國
誠文章也南塘先生曰從古大賢未有名不及實者獨沙翁之
德人鮮能盡知所以子孫昌大福祿〔祿〕未逮也
○尤菴先生承斯文所負修整遺稿皆費精力沙翁孫子輩
嘲訕曰是尤沙集不也渠當以栗谷入山之失自證於今人者故
其言如此尤翁嘗引用靜菴先生之言雖筆之久曰既非以先

生之命後學不敢隱也

○肅廟丙寅寒水先生侍尤菴先生于華陽初 除持平諭旨至尤翁爲製辭疏其畧以使之不出亦猶顏子陋巷夫子在者歟南塘先生學術寒水之源而師敎勉起公車又欲政官勿擬譏議望盖深惜需世之才具也 二先生之敎以出處雖不同盖亦時措之宜也歟

○寒水先生之子府使公燡聰明才學卧秅論深自韜晦獨與南塘先生討其精蘊塘翁深加敬嘆曰公以如此才學何其自晦之甚耶曰有父兄在安敢有所知

○靜坐齋沈公潮以江進門晚進卒業於南塘而師事之嘗曰壤

翁於我有罔極之恩培翁待之以同門友正如朱門之蔡西山

尹沈公於我得精微多試於辨培翁嘗許其深造乎道拜 復

郎敎官 謝 恩命

○南塘先生曰工於詩文者亦可與語道盖先通文理然後可

究精微之蘊而能知時文之精妙者未有不通於文理說以開

道而能有領悟也工於文者其不敗後着乎

○南塘先生嘗對戶布策者嘗主張戶布之不可行先生與

其叔祖及對以戶布之可行同所者知其必不利而沮之先生

曰老昔既問其各有所蘊只當自陳其定見而已果不利 賢

者之趣舉豈在於今之徼幸也哉

如雲人皆勸其舍遂取近新葬曰不可吾在世已聞有南塘先
生而到此決不可中途改轍遂拜林泉韓公于旅第隨至南塘
始受少微通鑑數行既達于廣思菴不避寒暑雨雪每日及門
識然動人先生必自教焉書宜在大讀後乃一經文理頗通亞歲
勤苦專攻經史及文然家亂而歲值壬戌三逢毒癘歸心諸然
遂辭歸北人之從學問禮者自高之後其子復來學於明湖男
廣思菴歲時勤學有往返而歸大抵北方風氣殊動收以其果敢
之男能曉學而成就者甚是夫
○崔韡燕山齋號也一門力穡充識問字者皆自遠成之方負之新
忽遂問學之心迸之倘舍已飯而學于宋丈其父尋之蹤而同

行混於卑塵馬迹之間此必翁所以許之以素位而行者歟謙
問亦文雅非儒生必翁不以吏胥待之後列其文稿云
○南塘先生之妹李氏婦幼時見姪子年相若學史畧者傍聽
一卷而文理已通能看他書見姪子作詩時或對草則語能驚
人長者見之曰此非某兒所能及知其爲之大異之先生作韓氏
婦訓書以與之載文集此婦人殆與二程二蘇之妹相類至年
二十四死於產而殁先生狀其德曰生有異質聞教而心通不
教而知學性又沈默未嘗語人以文字事故雖兄弟莫能盡知
之
○疎齋李忠文公有五女婦德之外文識亦紆餘雪川公嘗曰

吾伯姑世孝陝川室內識量通豁吟言自有綱條若使為丈夫
則當為名賢王考時與之議廟謨而多許可金希判亮行亦忠
文公外孫而惟勤翁之姨弟也勤翁嘗問世氏姊妹文識孰優
曰李姑世金德川室內當為第一嘗手書論語並文置枕邊而
盡誦及其晚年往謫嚴圍累家人其方讀繹問曰姑世亦讀累
年曰人生斯世至於老且死不知曷之為何許書甚泄泄是以
一覽也勤翁曰先姨世文識何如曰能曉通史文理以教兒子而
已惟勤翁從夫人吾姊鄭氏歸外祖姑也有女士楠吾嘗隨姊
而隅侍每見吾姊看書而嘆曰汝則可謂青出於藍也吾文
理若如汝則何患乎老來銷日也金德川我先人自從兄也余

嘗入謁于內且熟聞祖妣之言而莫知其文識之如此 寔其善
於韜晦而然歟亦可 徵其婦德也 惟勤翁嘗稱吾姊曰通經史
知義理有女士行蓋早寡无子且抱奇疾晚而寓心於經史明
於理欵之別悉其文辭之蓄雖至親鮮能知其蘊奧
〇我從姑世黃氏婦性聰慧不教而有文識喜看中庸諺解常
熟誦之曰雖不曉旨義自有手舞足蹈之意家對永禧殿園林
常對余指點其花柳楓菊曰吾滿腔若有藻思奇哉留心於唐
詩一卷似不禁咏詩矣其志趣之高言行之雅可謂女士也嘗
錄其先考妣遺事托余而為不朽之圖且錄其美般遺事使其
妹夫俞彥鏞述誌文埋于墓

○金高城盛達仙源相公曾孫有詩聲與其夫人結知己於翰墨鼓盆而慟甚卜姓而教以詩不成金公既没小室深以為恨乃潛心肆力於詩学三年而大進時與嫡子四人相與酬唱所居洪州鰲頭村有旧亭有詩曰清宵月色滿空庭臥聽高梧滴露聲始事依々人事変白雲流水古今情詠海棠詩曰曉露濛々溫棠花映紫霞晩来風浪動香滿白鷗沙江村即事詩曰漁人欸乃帶潮帰山影〻倒江掩竹扉甫知来時逢海雨船頭斜掛綠簑衣此等詩如有逸續箕雅者似不漏矣

○金監司時蘇對策擢第第一時其從妹李燕岐室内展其試券一讀无礙惟勤翁房覩而為言其能文後得見金臨陂時澤

所編聯珠集兄弟四人及姊妹三人所酬唱者也李達岐室内
花山感懷詩曰樓台寂寞鎖空庭嗚咽前溪淺水聲昔日風流
无處問竹林啼鳥獨多情 其次伯氏鸞六弟韵曰烏鵲初傳喜
書来似有期却收千点淚還封一聯詩感極留心際情深落字
詩窮逢春色暮愁邊影與如絲臨鏡堂顯蘇回新築高庭最絕奇
下臨池水碧琉璃階存古物梅初返壁揭佳篇墨旧滋尋得遺
芳心已感追遵先志事堪悲着君五子皆英俊世々相傳繼祖
基早被詩同業而今初歇天高露氣清星辰催夜色蟋蟀作秋
聲情々思家念悠々憶弟情別離長在此懷抱幾時平觀此諸
詩宜讀其策之无難矣集中有李精平室内詩詠三色桃曰桃

開字外艷相同葉々相當色々云無林綠竹淸陰靜笑殺春風
輕浮紅又曰一樹花開還不同枝々相暎艷偏工真如素安託
粧羞笑倚欄干兩臉紅又曰木性由來未必同各因天賦豈容
工莫將貞艷看優劣竹自青々花自紅家光州室內詩曰雨後
微風動梨花落滿庭夜來雲氣散晴月上樓明園裡詞藻之
盛世所罕有臨陂公之編輯良有以也
洪教官啓道女爲李氏婦不得於姑夫婦各居早寡而居於
餘江村其祭夫文能得駢儷之體雪川李公丞稱曰若精删其
繁則可以永傳至於秋天寒廊腸斷雁叫一聲江水波寒心碎
月明寄色之句語能驚人其次自悼詩亦爲雪川公所稱余

曰此可入東文選乎雪川公曰是則未知其必然而詩律有可
入箕雅者矣豈婦人熟看事文類聚一部如誦己言故文出纖
〻云

○金進士鐵根配郭氏 玄子師傅景寒齋始徽之女也護喜
爲丈夫歸時窓自述其夫金銘能得詞章之胜其子謀刊其遺稿
云郭氏平生有一知己友婦女即士族而文識出人者也有一老
姑居間往來以文字相通人莫知之而畢竟亦不知其爲誰家
婦人崇寒齋之孫既濟出

○權執義讓夫人洪氏幼時乘外舍之空携一兒女出遊會天
烈風雷雨震階下樹兒女驚倒神迷洪氏特眭張目熟視其

辰辰霆碎及其雷收雨霽嗅醒兒女携手入內舉止安閑家人
驚其膽大後生四子皆登第副提學忭承旨燧判書偕判書㦃也
○洪文化禹誥夫人李氏睡谷相公女也通經史識事理文化
公爲守寧方論死囚有書曰三后之後皆有天下而皐陶之後
獨未受天命以此觀之天道之好生惡殺可知也須可十分慎
罰務其傳生死囚賴此而有活者云
○壬午秋殺南兵使尹九淵自乙亥冬刱酒禁 太廟用醴酒
命以丙子元日爲始敢有犯者繩以重律士大夫家祭或醴或
用玄酒共審水而至於濟釀則莫可盡禁李臺敏坤諫 太廟
用醴謫北塞行至金城傳舍庭失火燒死人皆憐之翌日是其室臣

南泰會彈南兵使尹九淵將幄行盃臺諫權極請拿來致法 上
遣宣傳官趙峸往覈仍 命拿致之蓋兵使買以鷹卵沉燒酒
以製藥營屬有含怨於兵使者以此告訐于南臺矣 上既送
宣傳官猶恐其不得其犯趙峸乃突入捉得一空壺於兵使家
右遂拿兵使而來 上覽其乾壺謂无酒氣峸曰臣始捉其壺
酒觸鼻今已累日臭亦稍歇若洗而嘗之則可知臣言之非誣
也峸有私怨於尹氏故必欲中傷之 上命洗壺使侍臣輪嘗
之或曰微有酒氣時 上方欲以一励百乃御崇禮門杖六七
度既服諸以五部坊民以示之即梟首揭竿市人覩者皆曰南
兵使雖梟亦酒則不可禁也時鄉人以燒酒瓶貽守將朴盛之

繩綱頁立於坊民申目見其揭竿遂入城潛賣而歸云國人識
冤尹兵使之死皆曰搆陷此人於死地者必有天殃後南袞會
之孫子繹老以儒臣彈李潭時潭方阿附賊臣厚譏而用事時
人目之曰鄭之一子弟繹老既觸其鋒不免大辟國人雖冤之
亦曰由己而致人之冤死則天道豈无回譞於其家乎權極亦
以所畜邑妓牢諱於刷還大觸 天怒受刑二次而斃時人爲
之語曰殺人於酒禁者乃被殺於色禁也趙巘後爲三 王孫
禶(賛)妻父及禶罰死贓斃于杖下時人皆曰宜其有是殃先是尹
兵使術(使)士推命云三南可畏無懼赴任於三南道竟以南兵使
爲南袞會所彈死于南大門外自此犯禁而死者累人法吏或

見私語而故不擬蓋不忍輕易陷人於死也不數年 太廟復

用浮而罷其禁尹氏使子前郡事莊行痛父非命杜門自棄于衿川及父伸冤復官猶不出仕者有年 天恩益感遺孤及爲衿川郡守始赴任

宣傳官之於遣也尹氏家以三百金募人急通顛末者三人藏書衣領中各使急走二人力盡路中後先顛仆而未達一人到營門而氣塞不能言以手叩衣領宣傳官已到先入營門云矣

○壬午冬殺敦寧府參奉李命甫命甫延平府院君忠定公遺[貴]之後孫也居洪州鋤村與其從兄教官命德所居龍淵密邇及命德與其子俱沒命甫管其家事命德子婦即命相國极基孫女與其夫從兄瓔奸事覺命甫杖殺命女腹心婢閏生且使命女自盡即殮服而葬之如禮實欲并爲命家而掩諱地也瓔

子景龍時年十三補以爲父頌寃擊登聞鼓 上納景龍供辭
即逮捕命甫及其兄前参奉命爽昌寧縣監命禄設鞫於 王
府命甫受刑六次辭氣益励竟不服其弟兄亦已受刑二次矣
上曰汝若不服則 吾當殺汝弟兄矣命甫乃曰若活我弟兄
則當自服矣遂以貪財奪宗而陷其兄爲律 命處絞竄其二
兄於北塞命甫從兄命来有文學韜晦於世律身若處子士友
常稱其高潔亦罹其網竄扞城惟勤翁嘗稱李氏之遭难曰事機
節節自誤情實萬萬可寃三竄既蒙 有大臣白其寃即 命
給牒叙用後又因命甫妻鳴寃復其爵全希判亮行嘗撰
文祭其墓曰甘受一身之戮以解弟兄之禍是則為别一義理

而亦可以有辭於後世矣初 上一從景龍之訴景龍即一人妖物怪亞于 御榻下畢陳其所欲言 上異之為伸其冤故既殺命甫戮龍淵婢无辜者數人遣官致祭祭于俞女作快雪俞氏幽冤錄頒行于世 命以景龍系景勝為俞氏後俞氏家收育其外孫矣及大臣進白俞相公覽其說喟然長嘆曰貪財奪宗俞已脫空則自此復何以有辭乎景龍未及成人手足痿痺全身不收而斃人曰渠既多殺冤人豈无天殃

也申維翰以 肅廟癸巳擢定廣第魁於作詩釋陽懶賦以名作滿人口及傍出上其父書曰三十八句批點八句時書三上以示群儒男兒事業快哉壯哉語頭固不當若是於文見而亦可見

丈人氣習也 其未達也以弊衣冠行過重牢之家直入宴席而
坐座中人皆認以寒乞人維翰見會者方次席上韻請得華牋
一幅主人哄之重牢老人曾玄方滿前維翰展其牋哄一童子
曰為我寫之吾當呼之卽呼曰主人久不死童子任筆俛而熟
視曰何是言也維翰曰第書之老人命其從令復續呼曰豈曰
神仙元可憐赤松子 天上一鰥夫滿座大驚 英廟中年以咸
均典籍參考識大司成多推讓焉
○權判書福行重牢宴滿朝咸集而金相在魯重牢亦不遠權
公謂金相曰大監重牢時小人當執椎而往伊時雖以大臣之
威不可不受也金相笑而為答蓋使娶妻者設東床禮而椎其

足此乃東俗之所戲也雖非禮之正重牢之為先進者世所罕
有故人以此為貴權公琴瑟甚不調至是子孫從俗禮為設鋪
房權公竟不入宿云其後俞相公拓基將行重牢 英廟先已
過重牢之年 賜以 御製詩有稚以代筆之句且以 御筆
書之人皆榮之

李僉樞維新花浦洪忠正之孫婿也 英廟己未行重牢宴
獻壽者四十餘人辛丞李僉樞率夫人並享邀壽恰軒趙判書
作洪夫人九十三歲壽序其子進士國馨亦行重牢宴人言世
國有三世相國而未聞兩世重宴牢也

李知事樸居鎮岑年既滿百 英廟招而引見至 御榻下

問曰 主上安在 上曰予在是矣爲問筋力視聽賞賜亦多
自乙巳國是之初定也丹岩閔公首發清濁之論及辛酉反案
乃成甲戌逆之案辛壬五人之爲國致死者竟莫之伸閔參判
亨洙爲辨國是陳大疏未徹而卒其兄副學昌洙上疏以伸其
弟之義論耽羅疏中云朝國大臣斷定大策又不能无賴於居
間効力之徒蓋指辛壬五人而欲並伸之也晦軒趙公與閔廣
州通洙書曰當日諸大臣爲宗社定大策何嘗藉此輩之力而
使莫大義理反歸於擁翊不齊之科此與乙巳清濁之論相表
裡晦軒集旣刊不无士類之議蓋嘗聞之晦軒之弟教官公讓
彬嘗慨然於乙巳清濁之論元景夏之未釋褐也訪趙教官語

及辛壬事謂以忠翼之寃有異於三大臣且以辛壬十六人辨
別於定國是之科擬以大鷟畧為之擧及辛辭有責於親屬同
志者曰吾黨有元華伯者他日得志則必多于國害于家時有泣柏
而與元鼎金者人或許之元與吳瑗南有容李天輔黃景源等
八人以文章名於世後果立身主蕩平之論而致位宰相遂為
淸類所不取忠翼公嘗與李子托以父子同知己者良有以也
乙亥秋殺故奉事李賢錫孫涎賢錫在　肅廟辛巳為　國
母上疏請誅戚臣聲名甚藉公與吳朴諸至是閔判書百祥勸其
孫涎為其祖上言欲為之表章及涎自韓山入京閔台出按西
藩涎乃上言承旨李心源摘其句語犯　先王至於涕以為語

泣而諂諛　上大怒親鞫迸死於杖下斬寫上言者宋姓人擢
李心源爲同義禁心源旣陞亞卿請其叔父喆輔〻〻大責曰
汝是可忍歟此爲見我眼前也
○黃判書仁儉爲嶺伯刊寒水先生文集幷刊南塘先生經義
記聞錄朱子言論同異攷二書南參判有容方省記聞錄寒泉
門人之爲卿宰者來訪南公曰今公着此毋守道之正統宲存
是矣泉門人默不悅云
○癸未櫟泉宋贊善明欽赴　召登對略陳　君德時政忤
旨遂陳疏告歸士論惜其未洩其時言不盡意已而免爲庶人
及卒又追奪官爵後命復爵 櫟泉疏陳　君德之闕有傲然自聖侮視一世等語而忤旨還山至

堂劉救金台槃洙氏時以
正言亦疏救被削飯之典

○乙酉 特命故相臣朴世采從祀文廟從祀之 特命自此
始蓋玄石在尹極背師之日為左右調劑之論及己巳為尤翁
緦服甲戌黜南柳扶士類是以雖不為吾黨之所斥然其子孫
門人各主老少之論各謂吾祖吾師之見若是後人終不能无
疑丁未 上進用一番人趙顯命首除持平疏言蕩平之說引
玄石說就其正邊黜其邪者就其邪邊陟其正者一款語以為
立論之主今日蕩平之論玄石一言未免啓之時人目玄石為
蕩平窩主申希議瞟以玄石外孫受學於玄石門人金判書幹
之門常恨玄石之保合時政之蕩平同歸一套為之辨曰胡廣

中庸亦不思而謂之源耶章惇紹述指武王而謂之崇耶至是

上益務祛黨 特命玄石從享文 特除申暻資善之 特

除亦自此始申令上疏略辨古今蕩平之殊 上怒竄之機張

未先生還玄石既從享設科揭榜合大和試字命彬居魁當時

清論不取之 玄不於悰危事可謂先痛後瘳 无梢中散一書是以君子不取

○丁亥十一月丁酉久菴先生卒南塘先生主盟斯道蔚爲大

宗既沒于辛未歲其以同德并峙之賢巋然若魯殿而爲 國

家之蓍龜士林之山斗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四方學者欲尋尤

遂之正脉而溯潭溪之真源者咸湊乎屛門至是咸切安放之

痛焉 上自製文遣官致祭及葬栗翁嗣孫青陽宰仁霖與尤

翁嗣孫前縣監熀世護喪汝翁後孫斗榮寫銘旋塘翁子後賢
題主塘翁兄子明湖公後遂爲都執禮金堤郡守李得永爲祠
土祭官人之蘇聖所覩其禮節遂翁之孫山水軒權公病未會
下乃遣人操文有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有一於此名曰十哲
惟我先生兼有四科文未更考語意如此人以爲的當
○久菴先生嘗撰華陽院庭碑其銘有曰惟理氣說終古紛糾
先生會通一言以斷動靜先後各從其指理隨氣賦性乃所名
靈覺所具是爲調五常廿雖爲土塞豈性信遂類刃解玲瓏穿貫
成已立人事君論治復雪尊攘斥邪衛道皆本在此理事一致
云云及己丑院儒將始磨刻漢湖金資善元行時爲華陽山

長以尤翁遺訓載在文集者為當日未定論而之以此載銘為
未安且以為圻院之碑所以論撰表章當一主春秋義理无容
他辭至如理氣說无甚箸題不許其勒石蓋先生之撰圻碑
也以尤翁衣冠之藏實通於圻院徵尤翁撰紫雲書院庭
碑之例備書平生本實以明其義理之說為鈇定不易之訓而
春秋之義隱然宗主乎其間世儒之各主己見者不敢自謂岐
尤翁之義理而亦嘗顯然作尤翁之正論爭相和附蔡李能右
休方主掌院事累書漢湖力爭之終不能得山水軒權公媟人
書曰彼所以拚死力排必欲沮敗者銘詩一二句乃是根本也
除洲就此血戰一鼓受降則決知其難守得力矣故遏之於此

每勉其以負為勝退俟百世以負為勝則心不激而少口過退
俟百世則理自定而事或底矣斯其為老成之議矣院儒以山
長之議終不可咈而文昌代斲又非令共後之可論遂埋其石
斯院仍无繫牲之樹
院儒以山長之議終不可咈遂埋其石姜進士瑯言淺上門人
也以洋任門通院儒而有曰文昌代斲有非令共後之所可議
則將使斯院无牲繫之樹矣
○洪啓禧時以提學製進奏文貝稱　太祖　宣祖廟曰康獻
王臣某昭敬王臣某使臣旣行有一士人往見啓禧曰我　太
祖　宣祖何嘗稱臣於清而奏文中下得臣字耶盛言春秋之義

而謂其得罪於 列聖陪禧乃改容稱辭[謝]遂白上追改奏文于中道

○南塘門人黃仁儉嘗以關西伯謀刊師藁鳩聚財力托同門人金謹行俾之自京入梓居亡何謹行爲金山宰始刊行藏板于直指寺此乃甲申年間事及庚寅正月書筵講中庸時司書權稹達曰近世有南塘集刊行南塘卽故執義韓某號也中有經義記聞錄方且重講中庸之時正宜旁攷矣卽令索南塘全集于司禦金謹行所又索記聞錄及朱子言論同異攷始備 睿覽

○迷庵金公偉材痛其父忠靖公雲澤被壬寅之禍足不渡漢泣栢于瑞山海阪居有徵辟皆不就世稱辛壬殉國人子孫以

公與雲川公為完人其叔父奉事公福澤亦寃死於庚申節蒙
聖主歸覆盆後其子敎村擢第時迷菴方苦痔疾與從弟書曰
汝之及第與吾痔疾一般蓋指與諸人同朝恰似痔者之坐臥
不便也癸卯受業丈岩先生于新知阜諭中讀書安貧矜式一
鄕嘗與余語曰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每見流俗滔滔胥溺
之時吾則輒思此詩而欲康濟自家也斯再可驗其實善讀書
而實用力矣

口金思伯憲行能文而年迫五十未登上庠知舊欲竊囑於掌
試者以爲其發解思伯却之曰吾不欲枉己而徼幸也晩爲司
馬而筮仕官止漢城判官而卒

公金叔良友衎與其弟理之順行赴監試于結城邑中邑宰以
叔良兄弟富於文詞欲畱其私解察使其親信於叔良家者錄
示其券首叔良兄弟正色斥之曰為士子者寧可密通所製於
試闈乎遂不免並屈其伯兄惟勤翁奇之叔良後筮仕以廣興
奉事卒其文行志趣迥出流俗此其殊節也
公邊都事希一新昌武人也丙子之亂與清虜戰于陰川死之
贈兵曹參判旌其閭其子寢郎某當 孝廟有北伐之志爲報
家國之讐命其八子皆赴武科三子聯璧其一曰名是伯以珍
島郡守當 肅廟己巳文谷金文忠公將受後命于島中郡守
以 國恤齋戒延拖三日是以諸子及誅是年秋以舟師赴統

營習操舟中失火莫之能救有一葉船在望中疾來而且呼曰
珍島郡守在彼船可速登此舟適有軍校驍勇者負太守而超
下已而一船灰燼无一得脫者太守甚異之問曰汝胡爲乎來
救我也對曰適有一老翁在海岸招小人曰珍島郡將守燒死
於舟中汝可速往救之問其爲誰則曰我文谷相公也翌五年乾
黨殫之曰昨年火厄分兆望痛哭七日不食妖恒之死延壽四
日其所以彈駁即所以著其名節也後以慶源府使卒于任所
手書十四字曰衣冠代有鄭家子忠孝門生泰祖孫其子休徵
子僎俱游農淵門下辛壬乾黨施儒罰曰跡托假儒膝附賊相
假儒指農岩賊相指夢窩也其罰目崇庚年彈文爲祟於前後

矣俠後筮仕為恭奉俱登上庠能以文孝傳其家閔恭議旨順
營記邊慶源事云
○結城人有言曾在関西旅館也客有戴平壤子衣弊衣而過
者跡雖寒乞其實異衆善詩之甚之語頗有知識謂无家眷单
締一身周流八路名山大川无不登臨即吟一律曰年逢君半日
語忘我百年愁辭去無情渴呼来任馬牛乾坤獨立鶴滄海一
虛舟荷鍤眞多事須從漆叟遊其詠鶴詩曰桓々人立夕陽時
芳草明沙倦睡宜意到悠然翻雲去青山影裡赴佳期其姓問
名俛而不答已而曰我李平涼也盖着平涼子故云爾後聞有
李平涼者其旅箕城及松京諸作膾人牙頰云吾奈斯人也耶

盖嘗聞之李平凉者即故　贈判書廷熵之族孫也及娶妻美
而艶平凉盡心于此不讀書足不出入晝夜不離雖其妻諫而不
入乃曰丈夫固當讀書修身以大事業而乃由一婦人而自棄
其身吾死不忍見此狀也遂自殺平凉乃發出狂遊賞山水吟
弄風月竟團根而啖以數葉錢每歲喪餘日必以五緡錢來助
祭々羅即夫人不知所之云
山金生履永字命海己友思伯子也嘗渡恩津江而子問姓字
聲音高俗料其能詩而問之辭以未能雖而後誦其二絕曰石
老江蒼問幾年古今風月此崖前無過客草無人管一任沙頭白
鷺眠又曰半庭江聲碍石佛一船風露不勝清篙師掛席向

余說洪月滿江宜早行問其所居曰古君山人自號鏡湖漁父旣淪人鼓枻而去云

○李喜嫂吾德山博學能文旁通術數不赴公車嘗與知舊言曰不赴擧則已若赴擧則豈不擢第一耶知舊曰若一應擧而居魁則吾當殺牛以饋子不爾則子亦殺牛饋我喜嫂曰諾遂一赴擧果居魁而祭鮮知舊乃踐約而喜嫂不赴南省嘗見其所述聞見錄及句讀指南等書教童子有方人有問病者命以針藥輒効種樹治圃皆有方事半功倍與有道僧論佛經奧義傍莫不屈服喜嫂當丙申春仰覩天象嘆曰有氣犯紫微垣國家必有擧是日　英廟昇遐農圃必相地之宜參以天時

同氏有武嘗於瓜田列石作八陣圖有一小犢入田徊徨不能出笑曰入于死門也遂牽向生門犢乃蹶死而始有生意嘗卜其葬地指示其弟曰彼乃正穴然必葬我於此慎勿違其所指葬處即青龍旁址麓其弟以為不可嚞壞曰毋吾心有定也及葬果為人所爭更占前日所指正穴葬者曰又禁于此亦已過也遂任他乃克葬嚞壞可謂能通天文地理兵家等書而有所前知者歟

一吾同里閈有一常漢服其父喪食素三年其妻嘗々往來于內室絕跡頗久謂吾家婢子曰吾年向暮而方喪孕胎可服耻之甚不敢以此腹過士夫宅外舍庭欲足將進而趦趄也窮鄉

賤人既非執喪之可議而其秉彝之心藹然者亦可驗鄒魯之
遺風歟士人之爲親壽宴者或作祝辭而獻壽又詩以作軸常
漢之父在母喪或作練禫此皆圻內民庶所未能行者也
尹善道光海時上疏謫濟州癸亥改玉後嘗宥而啟占靈
巖保吉島周回百餘里通冬柏林五十里而胥于魚鱗鳥翼[illegible]
栩于蜒塢獠門丁丙子亂送奴子艤船于江都男子之指可
掬於舟中而婦女之偷生者滿載而歸各房置姬妾五十餘人
對食必張樂聯大廣板作植蓮之具周懸屋簷鑿長木引遠水
從屋上灑之芙蕖繞于空中瀑沛濺於屋下挾金谷之富僭公
侯之樂後附鎢穆己亥服制之議斥兩宋先生今朝樹立掃地

畫矣其子斗瑞能輕財施與有文學能蓋其父總云雲川李公
嘗亟稱之曰國朝以來通才尹斗瑞一人其庶幾乎蓋有經術
文章而筆法畫才各臻其妙醫則透華扁之術射則穪穿楊之
技凡於百家九流无不房矣保吉島後入屬于郡尚有尹氏通
遺址云

○康津秋子島漁採船將歸泊于家庄忽為逆風所驅飄泊琉
球國舟中人男子十四人女子三語音不相通乃以諺書示
之琉球人裂而投之舟中一人曾為本土風憲粗解文字書示
曰朝鮮國人乃書問曰耽羅國知之乎答曰但知濟州不知耽
羅昔琉球太子遇害於耽羅故若有耽羅人來泊則必殺之槩

人所答既不達其由而琉人不知濟州之爲耽羅也遂令下船
登陸設帟幕隔間而使各居女子則別設其幕以嚴男女之際
待之甚款而飲食頗似我國卿相婦女爲覩朝鮮女人盛服來
臨饋以珍羞遺以寶物琉人問曰爾欲敢以水路否答曰水路
既杳茫安保其生還願從陸路而歸土人有密語者曰爾船若
見在必不送爾于陸須亟可滅其船也曰奈何滅之曰吾爲爾
圖之遂曳至岩上燒之琉人方謀治送會其國朝貢船眞過遂
迎接厚遇之於是待濟人比前稍薄遂托其船隔間於一隅一
隅且載汲水船其船甚大既到燕京遂濟鴨江漂海者已三年
家人以衣冠招魂而葬以漂海日爲忌辰喪服而將行大祥祭

於是舟中人忽皆无恙而歸家人各自大驚扶持痛泣遂釋其
裹李長玉環誦是島聞其語於風憲者曰盡爲日記對曰果有
所記至漢城爲宰相家所索而今失之使更錄之唯々而竟未
能此人雖有所記安能識其山川人物風俗及水陸所經歷者
如崔錦南漂海錄哉然必畧有可觀而仍无傳焉可慨也已余
聞於長玉而畧記之如此

○順天松廣寺有旧傳銅器十二合之所在者七互相入其裹
合無名曰能見難思或曰中間更造其五而不合或云此匜
盂說或云普照國師自日本得来者也國師亦嘗於樓下水中
畜小魚七八至今無加損寺僧每散飯水魚争食之云

○靈岩邑後有大石人或撼之畧有搖々而雖千万人動之無

以加於一小兒之力名曰靈岩

○順興浮石寺浮空中繞繩其下而拔之無礙人莫能窮其理

○有盲人黃尚清賣卜稱以郭李之神明方伯以其惑世誣民將加桁楊問曰汝果稽疑若神而賣術乎對曰如元所知豈敢受人之貨乎遂以錢辛文盛溺咒命覆射之應聲曰智伯之頭漢儒之冠五十青銅落在其中方伯乃釋之人有被盜者卜之而斯得群盜方謀殺于某日夜卜者先伐其謀募人以備果捕而納之官自是盜亦不敢犯

○金永柔斗壁鶴洲文貞公弘郁之孫能文而不第晩歷蔭路平生癖於山水凡入金剛者十三度曰生於我東不可不見此

山及為永柔宰以錢五百緡與淮陽秩廳五百緡與長安寺俾
以此補公用而永托子孫濟勝之具吏與僧皆大悅自是為其
子孫者以匹馬至淮陽邑吏寺僧尊奉款待若別星行也邑之
肉饌寺之素饍俱極珍妙便身之具莫不畢給別造籃輿而刻
之曰金永柔宅輿非子孫勿乘輿非遊客所乘之例件而前後
遊者見其刻而不乘或有以紙塗其字而乘之者其待旁孫稍
異乎他客而亦不能如其子孫云有人詐稱金永柔子孫而入
山吏與僧見然而依例善待其所待異令者異乎眞子孫之待
渠款厚遂疑之相與詰其所探于眞子孫客亦知其幾微疾歸
淮邑官隸長安寺僧備行中資用隨到東大門外辭歸納其所

餘者例也客到鼓巖下命其奴縛官隷寺僧而奪其餘財策馬
入城莫知其誰也賴行人解之而歸自是作一冊子詳載永蔡
公子孫譜某派某子某名某年生並知之而居之其後人莫有
欺者公暇閒步時見黃澗多水洞水石清幽且據湖嶺會謂可
避兵變直其中置屋若干架邑觴往留連而歸蓋其洞四面壁
立人不可通只有一條流水出自窟中沿其水尋尖而入纔燒
二炬火即一洞天三十里開野而樹木參天人跡之所未嘗到
者也遂以工匠備器械入伐木築室墾土播穀而牛不可入其
窟縛小犢負而入雞畜息焉行出窟門屠牛狼雞而官吾所禁
以肉賀外所謂多小洞內有名別區生理雖云極好鳥獸不可

與同君士夫家誠難儔居今爲其子孫所賣爲月城都尉別墅云

○甲山有僧勇力絶倫肆虐民閭無所不至汚辱村女於白日其夫立視而無如之何武人李弘遠爲府使將之任歷謁方伯徐浩修方伯盛言僧之罪惡令爲民除害府使乃招其僧與之語貌甚猛厲言曉事理遂款待以文僧頗曉地理乃以此推誠爲言欲卜新兆以遷先墓僧信之一日聚府中軍校有勇力者數十人伏于府舍約束旣定招僧與語忽地高聲招軍校一時應聲而出命縛僧下庭責曰爾罪爾知使兩力士互杖五十度肉落骨出而幾殊命曳出繫械以囚其夜脫身出獄門執守卒

乃反繫械因之而走曰朝鮮甚狹矣吾將不復踏甲山地矣遂
不知所之云
○乙未殺玉堂南絳老竄掌諫李迪輔于黑山島時李潭東銓
路無恢公之意專務營事之計恣為濁亂蓋其政注一從厚謙
之指揮玉堂南絳老上疏直言被親鞫嚴刑二次斬于西小門
外李相令綫駈柳車入闕請對被僚相挽止不能救時堂臣李
迪輔在瑞山上疏請斥出李潭仍論厚謙年少識淺不審謹慎
而　殿下亦有以啓之也又曰　殿下之於厚謙親愛之固
仁人之常情而但於妙齡驟加崇秩其所恩寵無或過重由是
朝班之間一種沒廉耻嗜勢利之輩爭以為趨附此人則榮官

義職可以德患而得也於是焉餙其奴顏俗其婢膝奔走伺候惟恐不及彼年少昧事之人惟知來附之為善夤緣吹噓而相引則自陷權勢之科得敎喧藉之謗此豈厚讓之福哉臣愚為自今以往稍抑其驟昇之路以絶彼躁競之風待其讀書勵操然後用之尚未晩也疏入 命金吾郎拿來在逮旋而黑島竄配之 命迪輔以名家世閥為人踈拙素乏名望及上此疏一世大驚繹老之死國人冤之而流涕當宁初服即伸繹老冤曰斯可以慰其妻子之心迪輔亦蒙 宥還即登瀛選南繹老既死李潭有疾若有轉者譸服請罷若田蚡之疾竟死後儒臣請追奪

○芝湖李斎判進尤菴门人也嘗以湖西御史暗行過懐德謁
先生告之以暗行之由先生即召下隷告于本邑宰曰聞御史
方出聞之守有聞故不可不告顧謂李公曰為民者不可不若
是

○李判書聖竜之父武人也既娶而不許于帰絶跡妻家者累
歳一日道上遇暴雨避于道傍一舎適其妻家也留久不止日
已昏黒夕飯後主家備轎邀壻郎稱往弟家往其隣者明燭鋪
房請與相見既叙寒暄乃曰新婦四德有何不若於人而公然
恩薄是何事也願留三思已而邀新婦使共就寝即閉戸而出
平明雨霽歸既恩不復續而自此有娠生子容皃俊秀文藝

出人及長鳴於試場擢第而位正卿名雲龍後避 景廟諱改
雲為聖李台年六七歲見其母有愁色問其故答曰非汝所知
強而後曰吾誤樓上傾油瓶不敢告尊姑也李台遂請喫某物
於祖母既喫又求不已請上樓披覓祖母置之樓上須臾大聲
曰吾覆油滿樓將奈何祖母提携而下使俾拭油幼時為母周旋
亦能如此云

○南忠壯公延年嘗為水原府使李李中軍趙判書觀彬莅任
之初以行伍失次拿入已而請去遂許之蓋不欲以森幕府親
昵也後忠壯有時來謁及壬寅逆禍數以書問候於謫中嘗曰
將佐之所親信者皆畏禍而避之忠壯獨於一時將卒之義能惜

難盡分如此其亦難矣及戊申之難殉節于清州鎮營趙公歎不能知人之早其子德夏嘗與一宰相語及其父之詩宰相願見遺稿詩有張睢陽餘響遂刊一冊号曰南忠杜公遺稿德夏官止兵使被謫于清州定論廬于文義縣接界處飲文義水以清毋為聲地而然也

○洪大容隨其叔父檍赴燕訪江南鄉貢人潘庭筠嚴星以筆談結交情契頗密乃曰他日立身須告天子復中國衣冠去薙髮之制潘嚴諸生曰國家用滿州衣冠為其便捷而令人不懶以為長久之術也不可捽變也且薙髮於人甚便亦是妙法也洪曰曾子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不知此法而

然耶兩生大笑曰曾子果不知何法也又曰江南有一剃髮之
肆楣揭天下樂事四字洪曰江南人膽大乎能發此言於此世
界也兩生出示清陰先生詩集曰此板潘館所製而刊行也洪
曰吾受業于先生之後孫也蓋金資善元行弟子也兩生遂問
其冊與之問三學士遇害蹤跡答曰不知也即製語及三學士
事而只以三人姓名收而藏之語及年號事洪曰我國公家書
籍皆用年號也至於私家文尚不用也問我國字皆革山川風
俗人物道學大略并書以示之道統淵源止於尤春兩先生以
爲尤翁以考亭之學春秋之義享年最多功烈尤大云洪雖
累訪彼以蹤跡之不便只得一番來謝于館中乃饋之以飯則

曰果與豐恰似杭州味也饋以煎藥請歸遺老親受之而去洪
見胡王子也姬妾列侍左右不並歎何視不有所不安只見腰
下珠翠燦燦焉已而有小獸名声而前承令不退有盤饌自內
而出問左人曰此獸出自南方以千金致之能言而便於使令
云晴有西蜀徐萬氏及南方陸備者亦舉人與洪交遊爲從復
書金在行亦隨副使善行與洪大嚮共交游生爲刪略詩以洪
自謂不能詩只書雜識一篇而示之洪乃游行錄數卷全爲筆
談而潘生自稱潘岳之後嚴生誠之後云補嚴
也甫廟朝徐浩朝李鳳齡刑人赴洋試不同研遙當風雨場中
誤摸其卷一人入格欲讓與于作文者以爲卷主當第至於上

達　甫廟寄之即令并除蔭官徐後登第官至下大夫李官上
邑宰云
○甫廟己卯增廣李聖輝宋晟等誘人換封登第纔得遊街朔
日而見覺大起科獄聖輝等爲官奴削其全榜魚贊善爲鳳有農
巖門人也得者一榜試券自家入格者在其中自是不復赴舉
榜中金公楙文學聲望將可大用而因被其削時人多惜之癸
巳年間始復己卯科金公按節西入典文衡官止刑吏參而卒
或曰聖輝之賊科其妻激之蓋其妻家簪組蟬聯其妻恥其爲
儒生而侮之及除參奉人稱李參奉宅其妻怒之曰吾家曾聞
修撰宅校理宅未嘗聞參奉宅此乃庶孼耶參奉之官何敢聖

輝忿然遂圖賊科

○金三淵嘗於山中作詩曰象外清遊病未能夢中皆骨玉層層瑤臺萬二千峰月應照高僧禮佛燈有老僧卧宿忽欠伸而覺發聲曰吾聞金某有詩聲尚未熟矣三淵問之答曰照字何不代以作字乎三淵曰果然矣請作一詩僧曰老僧枕鉢鑼夢踏金剛路蕭々落葉聲驚起秋天暮三淵大加稱賞云

○李匡呂有詩声嘗携諸与客十餘人泛舟遊於楊根江上有一樵童弛其負於江岸超而登舟取南草吸煙于炉火諸客悪其无禮欲打之匡呂挽止之既超而下舟匡呂招之樵童曰招之胡為乎遂不来匡呂曰吾長者也汝童子也長者有命童子

不敢違也樵叟乃來立于前進士曰汝必能文辭吾當呼韵汝可作詩如樵叟辭曰烏能為文只以為樵也進士強之不次第呼韵字應聲曰江湖秋水碧於藍白鳥分明見兩三搖櫓一聲飛去盡夕陽山色滿空潭詩成即復超而下再買薪作樵歌而歸其以蓬頭垢面麈穴吸草士大夫之前有何文藻形於狀貌而能知之乎進士亦可謂有藻鑑

○杜安人具聖淵以堪輿之術嘗為沃川倅守趙祉命家入軍器庫以一手舉銃十二以斤甘重人皆壯之問其曾所用力處答曰嘗遇猛虎立前搏殺而脫危又嘗夜行有人數十為群相與附耳來借火鐵答曰吾之謂當捷其身乃曰爾非盜寧可若

家底捜人之々身手遂以一杖次第打之餘衆又驚者五十餘人
并打殺之一人得活在又推奴子遐方奴婢補九奴乃其文券
昭々渠亦无辞本乃歸順并録其名々甚彩然与多富饒者一
日有来犯在盖以僧還俗之旅膂力絶倫者為奴之壻故欲假寺
臓殺也乃手敺其頭即破而死渠輩大驚而忽有喧声人圍其
舎竹夾如螺環透壁隙漸逼其身无隙可避董以身中一暗蔵
身邊忽蹴一壁而出左敺右打殺三十餘人又縛二十餘人行
到大江并沈之前後所殺百餘人云具有嫡妾子十二人子孫
甚繁盖戮其殺在則殺人雖衆自无其殃故然耶歟
●舎弟来雨生而頗悟好讀書十歳文理大進遂博洽經史雜

屬文余授庸學太極西銘等書示以南塘先生經義記聞錄乃大悅而從事於斯有所質疑詳我其論心性情意未發已發之說出入微奧其自得亦多老成人所難及不幸短折年僅十七惟勤翁狀其行而深悼之曰名家子稟賦姿立志有如此者而不遂其生亦可觀世運之將衰久菴先生表其墓引魯童子汪踦之勿殤以爲若厠孔門之童子亦可爲勿殤者乎雪川李公誌其墓曰人固有老死無聞者若童子在可不惲其不壽矣親友之深知者咸惜其才志而歎吾門之運否

也肅廟甲戌 英廟誕降是夕有人仰觀乾象嘆曰五十年太平聖君生矣

也無學初定國都于漢陽欲立宮闕於今鍾樓址而前朝後市鄭道傳以為不可乃占景福宮址無學以為後世當有八年兵禍奈何道傳曰雖然亦將有唐兵十萬來救可無憂矣無學欲以果川冠岳為案山道傳曰然則佛道大行乃以木覔山為案無學歎曰釋子從此為儒家之奴隸乎又曰此關畢竟必有大灾乎两人之言終若符契之合其神乎

○僧學祖號燈谷安東金之傳祖也年九歲異僧論相曰必棄簪筆也是日燈谷辭其父母曰人臣聞此言豈敢在家乎遂削髮空門 世祖大王入楓岳與語大說乃歸事之同輦而還宮直諸壯義洞皇覺寺其乘馬詣闕也與卿相相逢路上相揖而已

明於地理占得平立大地俾葬其兄弟諸子指廢尹公葬地曰
子孫必大昌仙源清陰諸賢果輩出其餘諸山後亦皆驗而一
山後入於 昌陵局內云

○晉州朴氏通國之甲富也或云其先貧不能自存自漢流離
至于晉吏輩以為館客使教其子朴嘗暮歸過曠野時天寒雪
飄而有僧宿路傍行未數十步而還喚起僧使歸僧曰山寺既遠
村家難投無可往矣遂與同歸謀諸婦饋夕飯夜使其婦
避于隣婆所而與僧同宿朝又善饋僧既退復進而請與偕往
朴乃隨之行數里坐于昨日所宿處曰小僧粗解堪輿之術此
地即大地也物各有主而無人識得是以行必坐玩不覺就睡

竊觀主人之待我仁而愛人宜享遐福似可為此地之主歸謀
吏輩築數間茅屋而居之不數年當為鉅富而福祿綿遠也遂
捧日而告之曰是日當復來還坐向也朴歸而語吏士足輩各出
材粮及期始役僧果來待矣屋既就吏輩之子依回來學一日
吏房來言曰今年式年若寫户籍則其利不貲矣遂以島中一
大面籍屬之朴考其籍則多以其高曾祖名為主者心甚訝惑
考其家傳舊券則果多島民祖名他日從容語吏房吏房於是
考籍與券乃曰其為奴也明矣即移書招島中長老十餘人詰
之曰子果良人乎私賤乎欲知之對曰家世云是私賤而主之
存没不知者已多。所矣曰子不願得其主乎曰豈其年然哉奴

而叛王若臣之背君是逆也吏曰有主於此子其謁諸遂偕造其門朴忽見金玉在頂衣冠甚偉若羅拜于庭使之上堂辭曰奴主之間名分至嚴焉敢乃甫願見文券既考券而伏地曰願惟命是從吏乃錄其名一面殆為其奴使之隨力自贖遂除丁壯奴婢百口為服役地不多日納累万金乃卽其地營建大屋一島中百工皆備各運材瓦不日成之徙其百口以成一村各掌贖錢買膏腴田適當大歉賈廉一歲中乃囷乃倉則致甲富子孫有為郡守者嘗開大宴滿座賓客相議一舉杯輒投蓮池池雖闐而盃不盡矣

○金生者或云新羅王子也海東之王右軍也一生專精於筆

法終身不娶恐其損精也唐人見其書歎曰不圖今日見右軍
真跡也入我　朝安平大君瑢字清之其筆法當為金生後第一
其後韓石峯濩大有名々畫則石陽正墨竹師任堂草虫能
奪造化之工近世則鄭謙齋敾山水沈玄齋師貞華虫柳崗雲
德章墨竹並聞名外此書畫之略有名於世者不可盡記
又尹淳以筆法名於中國人見之評曰折枝花壇且無文衡
我從舅朴公聞翰氏亦以詞章筆法見稱於士友壽翁其族大
父知事乃貞祖舅滿朝輓章方簇立而忽見一軸衆中開眼諦
視之乃尹淳文筆也為曰店多墨綴歸徒壁飾畫青囊去哉。
仙文與筆皆當屬第一也嘗以行人赴燕譯官有欲得其筆

者積儲毛段及泥金。隨之適値滯雨客館悄悄而生蠹似可挑其筆與乃入伏曰願得大監筆蹟終身寶玩而不敢也尹行人大悅而許之卽以泥金揮灑於毛段訳官謂得天下絶寶尹行人後於廟堂自說燕館所書爲平生得意筆一字相乃招其譯官知其必奪而不得已納之茹恨而死云

○尤庵先生撰遼東伯廟碑朴公泰維書之將軍之節義先生之文章朴公之筆法可爲三絶朴公書以柳公權體而造詣之入妙不下韓石峯云

○橫城崔海柱妻鄭氏嫁纔七年養舅姑甚孝時當七月夜虎入屋中嚼其舅以去其夫病脚不能動鄭氏宿于他室聞声出

則虎已噬其胷而在庭矣鄭氏執其兩足極號踰屋盡力追之
氣渴不能制遂捨尸大哭趍到數百步拾得一脚於草間裹
以抱又追至半里時雨急無火山路愈惡不知虎所在披荊躐
血且哭且行虎方在叢薄下嚼尸耽々鄭氏大呼逆入虎前虎
擲尸退伏鄭氏身壓尸上罵虎不絕虎始稍々遠逝遂得全尸
而歸方伯 啓聞于朝
○德水李益模妻俞氏市南先生曾孫十餘歲母夫人疾危煩
渴思見櫻桃時則八月下浣俞氏求之林下但見隕葉推地躁
枝婆娑而已掩抑而啟達宵不寐翌朝復往攀條流涕忽見枝
上看五箇朱顆介々如小棗大諦帶霜華取而拭之紅潤反勝

於初時歸而進之頃渴即止病亦隨已其內舅雲坪宋公來見
驚歎曰古有冰魚幕雀此女豎於王大保及歸夫家距其家數
舍地思親方切有物忽侵戶作聲視之乃在家時所畜狗也作
書顧繫下曰爾來若有意能傳信父母否狗乃垂耳而去翌日
復以答書來如是者屢人皆異之其事舅姑奉君子克盡其
道年六十而終有子三人列邑多士呈于方伯以請旌褒
德山縣人申光喆妻李氏生而左右掌文有貞烈二字人異
之及其于歸能宜其室家光喆短折手自斂線克慎送終祭于
朝晡事之如生日日上墓而號哭時當大雪道路難通而每晨
自執箒往掃墳塋俾無一点雪自罹變麻衰不櫛不襪晝其髮

養舅而必有酒肉務適其口嘗語人曰吾所以姑徐下從者欲事舅竭誠少酬夫子之志而終没生世之念也一日以一條繩自經家人莫之知也衣帶中有一書云夫生事之以敬夫死從之以死婦之道也吾今一死自不能已尊舅既有小子願寬譬而依倚也鄉人呈文而未免旌褒大抵子之不勝喪妻之從夫死者不必盡記而若此婦之卓絶不忍泯没蓋亦微顯闡幽之意云爾

○良靖公為永同宰季從祖眄一妓見生子永石守貞不移從祖無所歡適良靖公按東藩從祖隨之永妓之母竊絹衣一襲而走人致其女之言曰女無貴賤莫不供其夫服妾獨不能

此皆手自委襋者也願少須臾貼身妾死無所恨從祖以於義無可受責而退之後從祖往安坡庄舍路逢永妓抱子而來責之曰吾既不招爾敢自來乎速歸爾土也及歸見永妓來留有日大不悅一不顧家人憐妓貞節為之解乃留永石厚其資裝以送之乃以蓬頭垢面藍縷衣裳堅臥不起新太守聞其名而招之強以病顏入謁畢竟銜恨而死永石亦以十八歲夭未免猶褻其烈惜哉李清州秉鼎嘗宰永同言于王考同樞公曰永妓中為某也所眄者當屬第一人物見其自麻顏狀而至稱則其貞烈之著外似有何徵而然歟從祖晚年言于子侄曰吾非不憐其貞節而平生深戒畜妓致人之死亦可恨也

巳昔我先祖莊靖公右友九人焉執義柳公格持平李公伯麟參
奉成公道逋兼牧使邑公台齊直長沈公若河郡守趙公僖錫判
書尹公堦正言李公行道尹公塽結爲心友或磨以善道或與
之通家其有先沒者則三年之內朔望之奠必會參焉子孫亦
述其誼分久而不替云尹公塽作十字詩傳于十人家其詩曰
正叔玉立神骨奇鸞鵠停峙碧梧枝正叔權執義也聖瑞文
章頗有餘性豪嗜酒能言辭聖瑞李持平也晉叔峭直出本
心疾惡剛腸終不移晉叔成參奉也景三純實任天眞尙人誠
欵有誰欺景三邑海州也子三端重瞬流業秋水精神氷玉姿
此指莊靖公也緯地孝友卓首行妙年做官何爲瓶緯地沈直

長也亭久平生意氣爲友車馬可相貿亭久趙槐山泰升也
浮誇近左氏尚文奇高世莫知泰升尹判書也士原才格超尋
常閱書百經又能詩士原李正言也寄語箇中諸君子肯憶城
南尹大而大而尹公也箴曰朋友之道切切偲偲善與人交有
信者雖數則斯疏久而敬之吁嗟吾黨盍念在茲近世交道無
縱如此者莫未有聞 權執義寔水先生之父也趙槐山忠翼公父也沈直長子孫流落嶺南定年年間有
爲司馬聯璧者來謁我曾祖良靖公也
凸重峯趙先生之殉義于錦山也尹公海益卽其七百義士中
著名者也　肅廟乙亥嬪持平尹公父亭念奎號獨醒軒祖
進善正元號藩蔭當羣賢輩出之盛際俱以蔭補通道望雖其

文獻今無可徵而宜其子孫有忠義之士也其子就聘與尹學士集聯
榜司馬而夭有遺腹子碩昌生遇三變業趙一峯而有名其子
遵生致熙蓋其累世居于德山斜川里零丁若孤至祖免之親
同鄉頑民有侮其孤弱偷葬其先塋者致熙時年六十餘徒步
踰嶺入訟庭者不知幾許番且訟于方伯皆右頑民或曰彼既
強敵無寧私和尹老乃正色曰是何言也吾固知吾父子死後
先塋將為牛馬塲然吾一縷未絕當盡面前道理及全侯載七
寧昌邑嚴刑捶楚尹老只有一子死而無育將上言立後徒步
上京已而 英廟昇遐遂敗而有病轉入膏肓鄉人所信哲情
其壁立而無救者不通于一鄉聚以如干租石錢貫而恤之及

尹老鸞嘆曰印信者可謂極忠底人也翌年戊戌秋竟不起年
七十四老奴信興曾已贖良者乃服衰而斂葬〻之日余往哭
獨有庶族一人焉當〻上言之計余謂 聖上必爲忠臣繼絶
何其天道之無知 聖者實天而致忠臣之絶嗣耶重爲之嘆
惜而記其世派事實如此云

曰仁廟甲子西帥李适擧兵犯闕尹忠愍公廷俊時以麗澤縣
令拒戰兵敗被。罵賊不屈若顏常山而死之忠奴亦從死執馬
歸其家鬣底有帛書卽忠愍公手筆報家人者而馬亦不食數
日而死其家葬忠愍時并葬奴與馬云 後金仙源殉節于江都奴善承從死若尹忠愍
家奴焉

○尹文肅公某諸尹氏遠祖。墓在坡州 畫水院北云而失之也者已久子孫得其斷碑于水涘處墓入於沈相國之源墓砌下遂與沈氏爭訟至於上達 上致祭加墓使共守護而爭端不已上大怒杖刑家門長參議尹堰後又死拿入士人尹在泰設鞫在泰少不挫於雷霆之下辭氣雍容中有嚴厲其所辨對亦詳盡 上改容曰汝長者也即命取笠子來加首後其傳服而釋之

○宋公端於我先人爲內從弟也以陶菴高第言議剛明嘗言汲黯内多欲外施仁義之說直截太過此乃戰國之餘習氣猶存處也若使此人生於洛建倡道之後則告君之辭必不當若

是也此說雖穩當然爲人臣者至患不得盡言於雷霆之下故
張南軒以爲求節於敢諫之中此前輩所以未嘗有此等議論
者歟
也光海之祔其母於 太廟也在朝者難免相與其事而陞秩至
若鄭畸菴李白洲諸公以名流登其慶科何歟宋睡翁獨拜
西宮其節雖卓然而彝倫斁絶之世不赴此舉則豈不爲第一
等義理耶尤菴先生明天理正人心義理燦然而士皆得其趨
向若使數君子生於其後則似或免後人之尚論矣趙尚書止
萬當 肅廟己巳坤宮遜位守闕號泣乃毀裂儒衣冠杜門自
廢及甲戌 坤位旣復以儒衣冠來拜闕下乃赴公車遂初堂

權公忭亦於己巳赴擧而登第以其出猶在吾世之日杜門自靡宦至副提學而終不出權趙諸公幸生於光廟之後而能有所樹立然顧余一後學妄論先輩出處而自犯為賢者諱之義覽者恕之

曰伍子胥楚之世臣也臣無讐君之義而命之復父讐至於鞭王之尸是可忍乎春秋之義父不受誅子可復讐者豈其謂此也耶雖為吳之忠臣難免楚之賊臣則未可以許其忠也或曰周天子在上而列國臣子歷聘之時則君臣之分亦非一定而不易也是以先儒皆許子胥以生全忠孝而未有論以逆臣者今以臆見若是義[illegible]斷案所不可忍也此說似或然矣而愚則以為

歷聘之世之齊之梁而仕既非失節以其在子胥之義亡命以存父祀是或可也至於復讐于君則豈不悖乎王蠋雖在列國之時不事二姓而死朱子編之于小學其義亦可見矣竊謂子胥之事後於春秋之筆前乎修綱目之始得免孔朱絕之筆誅而或為後世之藉口則可不懼哉若瑞山人金潤記為父讐加刃牧民之長為將被誅其時士友之間有或引子胥之義欲其付諸生議若余以是妄立己說以質于後世之君子

以我國之所以為天下禮義之邦以其明人倫也立嗣繼絕其必告君父以人君代天理物亦可定人倫也人君命令之日卽皇天降生之初也一定其倫因之於所生而不可復易然後乃

可謂天倫也耶有罷繼之典三一曰昭穆之失序也二曰袒斜
之盗出也三曰本宗之絶嗣而還續也昭穆之失序由於屬疎
而未制也其稱父子者初非真箇人倫也雖嚴父而至於服衰
之後固當罷也袒斜之盗出初非所生父之所出而自犯姦惡
之科則既皆有律亦可罷也然吾或有不滿於後子所在歲久
之後托于盗斜之典而罷之是則固皆有亂倫敗義之罪惡可
罷而至於本宗之無后則雖欲罷繼而還續既爲人後則兄倫
在之大倫反重於本宗其可以絶其方承之統而還續已絶之
倫乎雖別求同姓而更繼本宗決不可罷繼而還續也南塘先
生以爲既後子三吾傳重則亦當服斬衰三年盖爲已子則欲

也非庶子則正心正體之說亦非可論此乃發前人所未發不
大有功於明人倫者也 英廟戊申乙亥逆家所後子 特命
羅繼而免隨坐之律此雖出於大聖人好生之至德而既定之
倫隨其禍福而有所變易則是豈一定父子無間所生之義乎
當時該臣若所達白者既不能執 聖上明人倫之本意其流
之弊至于今莫返良可嘆也
戊申逆臣沈維賢之子銑羅繼還本宗自同平人至於登第筵
臣陳達而削科此亦一大變矣乙亥賊李夏徵子恒春不願罷
繼而自就其坐死雖為逆之子亦可謂全其父子之倫矣豈臣
曾有以為人後不犯逆故謂以本以某人之子螟蛉於某家自

同己出也啓羅史傳世在邦典亦將以為人後之榮推於所後家
者謂以本以宗人之子螟蛉於某家一般已出矣其所以大悖
於倫者當如何哉只當先論其所生與為後之施其當律而已
始閭之臣識見鹵莽至使父子倫隨其利害而二致豈非大有
傷於王政者乎石碏之請厚錐曰大義滅親只是割恩而已厚
雖伏誅其非石碏之子乎為後子之犯逆為其父者亦當視若
石碏之於厚矣如是而後父子之倫可明矣為人上者固當明
著邦典以不共 君而私自與受者施以重律既立後而罷繼
還本者亦加以律則自無與奪閭弄倫紀胡亂之獘矣
○壬寅之禍士流除非血染全家則不免身竄嶺海李甑山坰

時在廣州舊居忽有一隸卒自稱金吾吏而來謁李公曾拜金
吾郎詢其生而吏曰曾陪幾月何不記小人之顏乎仍語及時
事而自袖中出示備忘記嶺海詩讁多蒙放釋之恩而袖中又
出示一本々々 請留看而辭歸李公讀之厥時李判書秉常謫
湖南海島其侄輩重在同縣三山李公遂傳好消息本家齎買
朝紙備以奴馬往邀南陬果是實方伯啓聞之甑山公遂被
逮以傳偽批方考訊時逆鏡按獄甑山公子錫老氏與尹行敎
為異姓至親雖臭味不同素服錫老氏孝行時以亞卿在京錫
老屢氏藁其庭乞活父命行敎曰今日按獄者皆吾親知非
余活之而伊誰即出簡紙方幅每幅手書名帖而給之曰吾方往

尼城而為君秘之君須以此隨其事機而往復焉鏡烖之答有
曰餓未无罷飛自撲灯奈何如是之際禍幾小弛甑山公有庶
子時年十五頗伶俐當日與奴末實見其隸吏於前一處而狀
貌可記因入京城各着憔悴服物色訪之於累月適逢其人於
名士會中其人目送而避去乃探知其姓名即午人洪龍福也
官止玉堂受鏡烖輩嗾誅害士流之禍網者要以此立功於危
黨而進律於是始覺白于王府去黨亦難掩其偽挑遂斬龍福
甑山公得脫禍網其庶子沖年竭其心力歸而病嘔血而死末
實終始竭忠而死孝子忠奴俱可旌表以勵末俗矣尹行敎即
拯之子也於李氏不但為親屬即為恩人故李氏於邪正之辨

明於大體而已亦不肯巖斥矣

○洪進士啓字其父禹龜爲尹拯召還疏且其妹夫金浣甲李直輔皆少論之極峻者其論難變而的見少論之不是處決意歸正云

○俞潭陽勉基自其父命咸既爲少論而及其父沒自有實見得自遂歸正

○洪聖輔午人也辛壬年間立朝目見群凶以爲善與爲徒遂爲老論

○余少時聞某人自其父祖爲少論及父沒大覺其不是云亦思三年無改之義及見少論扶護凶逆乃曰如其非道何待三

年遂文以告于靈筵遂歸正其姓名余忘之矣歸正非特此數人畧擧其槩其他可推而知之〃羅監役淩以其子蘋為其叔父良佐嗣孫曰汝則當為吾論此不免詭而不正者歟

○少論注家語老論曰老論不免尚氣是則不可不自知也此言亦不異也然自非大聖人神化之境烏得免尚氣乎若惡孟子好辯以為猶氣則當隨楊墨矣若謂朱子揉弱不免尚氣則當從陸氏矣若避東京黨人之氣節則做何等人乎然不可不從其尚氣

○王子師傅成公晩徵字達卿号秋潭寒水先生高弟其家在尚州而其子爾鴻得傳家學薦補蔭仕余聞其為嘗法家矣一日得見近來稗說則曰成公兄獻徵七歲博覽群書理學

高明天性至孝行誼過人至於百家衆技無不旁通事多卓異
年未二十少年從學者甚衆會天寒學徒凜凜之色之戚公見而
憐之曰爾輩難於耐寒寒爭已而室中氣和坐者汗流年二十二
短折初得微恙飲食起居如常而謂其父曰死生常理不足
傷累累陳白矣一日沐浴香湯與父母兄弟姊妹及妻而訣作
一詩曰仙人駕玉鶴歸路白雲間一去三千界碧天空自寥
遂命開戶白雲一片自空飛入房中倏復向空飛去異香滿室
笛聲自白雲中出群犬向雲而吠及雲入天中而止余見此說
而然疑問于其通家少年多與此相符其言曰沐浴衣冠而辭
于家廟永訣親屬將欲歸盡其世業從窓隙問曰汝果死乎

公即蹶起曰吾明路殊毋氏慎勿乃爾遂手扶其母而入內寛

譬之歸臥其堂謂其弟子曰吾精神散乱汝抽周易某卦微吟

一誦又〻(誦)卦良久乃止曰吾神精已會矣遂命他人皆出之云

至於白雲入房及異香笛聲等說未聞之矣盖此說雖出於稗

說旣涉荒唐故本家諱之歟未可知也

○己酉余逢尹君約休文問成公事君約即成知禮爾鴻女壻

為言其所聞與余所錄相符但白雲異香等說云亦未聞君約

曰成公号問虛齋學貫天人前知如神常靜坐焚香沉潛古書

一日奴耕春牟公携杖往視其弟秋潭公隨之見亂積縱横躑

躅牛不能前公曰君是則不可耕即命抱積而来以杖畫地而

置其中臥不能動耕將輟復畫地一邊猿乃起走竟以刀割與
給作零〻瑣〻之狀秋公曰潭胡為乎欲作不緊底事乎公曰
心既有所欲矣但未措於事故欲試視其實然汝既知之吾姑
當止後日昧爽而起出戶良久秋潭公踵其後蒙後有一山
谷開野處從山脊竊視之兵千万馬彌滿一洞作一戰場而操
練未終已秋潭公曰兄乎〻〻可謂不緊公曰吾已料汝來視
須史郎使廓然無跡此蓋奇門法云公有孽叔而性頗悖悖公
常戒之而不悛公之讀書山房也叔往見之寺下有積灰方凍
以杖穿穴無數遂入見公〻既叙情話乃曰胡為作不緊底事
乎叔曰吾何有所事而云爾耶公曰俄穿凍灰幾穴豈非見處

守叔曰姪主眞神人也第穿穴時吾未許其數也遂往數之
如合符契自是尤服其神明更不敢肆其虔習人有作不正之
事不敢來見蓋接人則洞覩其心術云公以 肅廟丙辰生丁
酉卒秋潭公曰公以其才德不食其報當日山谷一事或爲造
物所猜而然耶有文集一卷刊行方伯 啓聞其學行神明
贈持平奇事異聞不能盡記云
○趙進士尚熊鳳玉軒寄倫玄孫生於 肅廟庚午天資超凡
文藝夙就竹泉金公評其科軆詩大加稱賞壬辰司馬自是隱
居舒川故里不復渡漢津竹泉物色試圍欲簡拔而未果蓋其
所學邃於易理仰觀俯察前知者神人莫之識旣有前知者故

以其為國之心欲作需世之材無中庸獨嗜書畫深藏之凡
於陣法運籌及奇門遁甲之術無不洞知戊申兵亂太守知其
抱才推以為義兵將固辭且曰亂必不久而平無所事於用我
本邑千摠張晛承領南歷辭於公謂當赴死公軍赴嶺曰汝未
踰鳥嶺賊已滅矣汝勿憂懼果如公言公從子司諫公攀有三
子長鎮翼形貌俊秀文藝紆餘期以顯達次鎮斗名亦亞於其
兄皆娶賢婦於名閥季鎮井才不及兩兄娶于同鄉公獨
曰伯中衰必不永豈享爵祿之器哉季必致位于卿其夫婦福
祿非兩兄比也人不以為然伯仲果早世季以明經登第夫婦
偕老姑未料致位之果何如而人始服其藻鑑嘗謂司諫公曰

君位必未嘗官亦可休何不辭祿而家食乎　英廟庚辰公年
七十一謂司諫公曰吾必以死矣今年吾死後不出數年　國
家將有大變君愼勿獲罪於朝問將有立難乎曰非也將有
國恤乎曰非也吾既無的見何敢成說君則伊時當在世可知
復問而不答及其卒復前數日悉出所藏秘訣手自火之曰吾
死後此等書不可留也謂司諫公曰吾於乾象及曆數微有所
見期以為國效死於戊申韜晦鄉曲沈潛陣法及當戊申既無
出而可爲者　國祚幸綿遠早料其如此豈不應擧而圖而需
世耶伊後　國運亦深遠一味隱居蓋由所業未及遂一圖故
也若如晩年所識則豈其然哉都使自己世罷而止而身已亦

可笑也公沒之後幾年從孫驥斗始謂其家人曰吾於公晩年獨侍床下夜已深矣敢請一見神術公乃曰汝旣愼言似不出口矣遂命滅燈微有所語須臾火復明矣復請見公乃推窓月白庭中四顧寂寞庭畔有蟄雉隨公後而出公微有所語此何空雉自蟄此特爲小子示其小技而已公乃曰吾嘗見六丁之神蓋公之造詣雖不可的識抑亦武侯誠意之流也然而抱才遯世世莫知可惜也已驥斗之子觀永畧傳如此

○金聖重載鼎葬其子婦于茶安地土人趙駉偸葬其繼母於左岡訟旣屈定掘日駉謂其家人曰爲人子而旣葬其親卽又掘之所不可忍吾將往而泣乞如不得則誓不復踰大峙而還

乃席藁泣懇于中階三日復退伏于中庭者三日復退于下庭者三日夙夜伏地風雪逼人而身不少挫全廢寢食至于骨立聖重避于僧舍則騎隨之抱柱而立亦如之聖重避于内舍欲使恭安官捉歸之方草文狀忍聞騎哭聲譪然出於誠心乃曰彼之至誠足以感神七人只有一塊肉吾所以起然於彼者非所以積善也遂招騎使陞堂騎固辭遂許勿掘騎復下庭百拜感泣遂拔其刀裂掌邊數寸刀鈍不入而張揷刃以裂之至于血淋漓人皆聳蹙之騎顏色自如遂陞堂索硯墨以灌之曰主人之恩死不可忘此指所以志也且我子豚犬必能銘骨不如當啟尸時見此墨痕庶或怵惕于中而世不能忘也自是有

時造門獻生鰒至死不懈盖聞餉居常事父母孝與鄉人信鄉
人素所感服嘗以逋租當囚鄉人咸曰吾鄉豈可使此逮人繫
乎郞日收租畢羅及其死人皆嚬咨涕淚奔走賻奠焉聖重郞我戚再
從弟也其子既從余遊
爲言其事始末頗詳

○世或言延平李忠定公貴父廷華居公州地窮貧而有四子
忠定其季也時有仁同張氏家寡居婦人只有一處子時年十
八內外近親無一丈夫家甚貧無與議婚者家有忠奴一人幹
其百務婦人招其奴而下詢曰吾女婚將過時既無親屬而可
與議者與汝相議事涉如何而奴主亦君臣臣可以當國事汝
其念哉奴乃辭謝不敢承命乃曰小人亦豈不念念哉公州有

一士夫家童子骨相不凡可以位極人臣我少主足可作配而
享其多福小人揣摩已熟矣顧其家貧甚婚不可該選自我上
典寡發說則焉可辭也婦人曰所恃者汝汝往欽哉奴姓李氏
家主人方耘门外田奴既傳其主之命以肖小人先見郎材而
歸告則當有上典親屬更來言定矣適有一童子穿短布衫短
布袴洗面過庭主人曰是吾子也聞敬能上典家事幹可謂忠
奴與奴成言歸告爾主而成昏可也何必更送族人也奴乃辭
謝曰昏禮既是莫重大事此豈奴子所敢干與而決定者宜主
人張而後乃曰然則謹當唯命請定四柱單子已而相與語曰
不必遠路數數往來仍爲擇日無妨奴自請自擇吉日乃曰某

月某日極吉主人亦知擇日家書驚問曰汝何熟於方書守奴
乃言曰昏日既不遠小人上典家雖貧固當稱家有無而備禮
伏想男婚所備亦難及期聘幣等所入一行人馬粮費小人當
備以來待矣主人忽地生疑於心上微有難色奴乃還納柱單
曰士夫家昏禮何等重大而纔許旋復輕則決不可從也且小
人上典乃處子過家豈可有是言定守小人謹此辭矣主人曰
吾婚是矣婚小人知之矣遂回程主人隨出挽衣曰汝爲
仰心通乎吾與守約而送之還奴告其主主曰得无違約乎
對曰小人結約已牢寧有違乎婚日將至奴告家甚湫隘請移
居兩屋已辦乎一洞什器皆具及婚日和家婚具好時盛備不

讓於富貴家既成婚奴又來告曰書房主貧無資生且所居相遠
小人已備一家舍請以禡老爺之命往請其舉家搬移如其
言尾屋又備一洞相距密邇又請以渠身別給少主老婦人曰
吾家只有渠一女吾家一奴莫非渠奴寧有別給奴曰不然小
人方謀上典主後寧用滅郤之例乎其主曰汝功甚大吾欲作
一文券許以放良奴曰不願也願為少主之奴其主艮地作證書文
券奴曰姑俟書房主在坐作券其主如其言册家生理奴
昤經理常無寘之及忠定恭伊霍議奴知之乘夜潛謁曰
上典亦有大計以此用心嗚唖之声亦異平时此等小人不可不
與知忠定心自驚亂直長鈎于膝底答曰君無庸密語汝可入

房奴曰上典欲殺小人而小人不可殺也小人年十八以八十
文錢貨殖六年以立上典刱家産業至于今賴于小人今此大計
不欲使小人知之還欲滅口小人寧敢就死地乎若殺小人事亡
難成願擲膝席鉶小人當入房也上典興曰鉶雖在側寧可殺
汝也即推窓擲地奴遂入房遂告以實奴曰此事爲私乎爲國乎
忠定涕泣曰爲國丹心死生以之寧敢爲私奴亦涕泣下堂而
拜曰眞忠臣也其將擧義未由卜日與其奴謀曰吉日則何可
卜矣奴曰小人雖粗解天時此何等大事而乃敢以賤人當此
大事乎嶺南某邑有鄭哥加班小人請納于冒名縣矣願及某
日到其家一宿則雖吾所問自可得 吉日而還矣其主如其言

訪鄭姓人自云是家請寄宿房中有那箇物非狗非猫非羊
非猪投之以飯則食之其狀不忍正視客問彼何物也主人涕
泣曰吾賦命險釁未有子女適有妖胎生彼那物既是骨肉不
忍棄之也蓋有生之初即那箇佳兒三四歲漸變以此狀極
可怜也仍曰夜間不可不扶護妻病頹獨宿置兩物于房隅小
房明燭入去兩童相語曰汝知彼客乎弟曰李貴也兄曰來何
故也弟曰方欲得及正吉日而來兄曰汝亦能知之乎然則是
何日為吉弟曰三月十二日某時吉矣兄曰日則可時則不可
此時稍危而事難即成某時為吉係曰果然鬼出穴窓窺見
則兩箇奇男子也非復日夕之兩物遂開窓入壁曰以如此形

貌變作如彼物件使尊大人痛心是可謂孝乎答曰吾等方十二歲早知十五并矢折以其眞面目事親而早死大人將何以全其性命乎是故示以如此之狀欲使大人無所痛心焉曰吾事可成乎曰可成矣忠臣也一笑而復不言忠定卽起而不辭主人策驟而還奴迎拜曰吉日云何曰某日奴遂左右周旋也忠定用其謀云及事成請公州舊居土地入于賜牌子孫孫世世相守以至于今本家子孫亦不以奴待之或有發身者或爲家客云其奴有藻鑑且有陶朱之術其於殖貨也周流四方見忠定狀貌而奇之使其主妻之以女又識嶺南鄭姓人終能使其主就此卜日卒贊舉義之謀而自謀其子孫々保々其

亦奇哉此事顛末雖未的知其實無傳者之言似或有稽故姑
記之欲問於其子孫張氏家立後及鄭家兩童之果短折於十
五歲未有聞焉舉議時椒隷有知之者潛伏闕外橋下欲先殺
忠定矣忠定奴進其名騶疾馳而入椒隷莫敢
犯云
○余年將七十閱歷世事者亦已多矣有一士夫家娶婦則狀
貌不及平人知覺難卞救孝舅姑喟然歎曰此係家運亦將奈
何只願生子而使我有後其夫亦曰是吾八字不吉之致只當
善待之不失在我道理而已卒乃多子多孫至有科慶又有一士
夫難御悍妻自依癡聾者而含容巽順每被擊桶其廁下避而
甘受其過其妻老死子孫蕃衍又見一士夫娶婦容貌才能豈

有稱譽性亦無悖而及幹家務迺闒不能辦事稍致蕩敗舅姑
曰是不可任以家事也命退處後房使伶俐娣子掌其家務老
婦人與衆女執其權爲其夫者以父母之不宜而亦不宜之思
自薄矣雖有子女而閨裏之怨情亦可憐矣及舅沒姑老而子
亦成人不久而母子俱亡而無後取同宗人立嗣又見士夫家
一老寡婦愛其子婦之富而致其養者厭其貧而貽其憂者貧者
難於事姑而輒受其誚責其夫承其母指薄待之娣姒妯娌間
有許詐夙夜腐心以生奇疾無子夭折爲其母者寃泣號天曰
彼家必滅門矣其夫後娶而子爲後子姑則多子女兒佳家無禍
禍數歲之內舉家淪死蓋夫婦人倫之始於此不正其不能保

者天理昭昭婦雖不宜矜其不能而包容者必有後焉平生所
驗不止於此數家其於夫婦之倫始不能正則倫皆自薄無可
觀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可不念哉可不戒哉
○皐陶與禹稷契同受精一之心法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而
三后之後皆有天下皐陶之後獨不能有天下何哉盖天道好生
而惡殺故耳竊觀剛善之人帶得肅殺之氣柔善之人含以溫
和底意肅殺之氣不能生物溫和底意未嘗害物是故剛善之
人其於子孫化化生生終不若柔善者理固然也月汀之有後
不及梧陰之多子清陰之繼絕不若仙源之多孫此亦可驗
○昔嶺南有朴孝娘姊妹兩人父死而無兄弟朴忠正公彭年

後孫慶餘葬其親于親山至近之地二處子爭訟勢不可禁乃著男服入京凡所周旋靡不用極而亦無奈何乃夜半掘其塚焚其棺慶餘家聞之大發家僮及村夫圍之二匝救其焚二處子爲亂卒所害人皆憐之號曰孝娘當 端宗復位之日以朴忠正後孫慶餘首拜 莊陵參奉凡有秉彝之心而尊仰忠正之節者孰不欲宥其十世也哉是以陶谷李相國宜顯時爲方伯而當朴二山訟終始抑之二處子畢竟致其依寃魂李公扶奬忠義之心可驗於所推而於其中不能無私意之偏係則世之公議稱孝娘之寃而傷歎者亦何能已哉陶谷後嗣幾乎將絶人或言其必由於使朴孝娘寃死

○余嘗拜愍節書院考其尋院錄殆盡老論名畧有少論而午人則無一来拜者蓋六臣世所稱万古忠臣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慕午人之獨不來拜抑何心哉昔賊臣許積於筵中以三學士爲喜事釣名之人蓋其黨本與節義相背故尊慕六臣殊異乎吾黨斯可驗拂人之性矣宜乎其得罪於名敎也

○朴定齋泰輔始則附麗極黨代與羅良佐斥尤翁疏終則能與吳李諸公抗疏於 坤宮遜位之時以立大節其亦異哉昔東坡媢疾程子而亦有不屈之操王倫和附秦檜而終能舍生取義人之賢不肖不可以一槩論定也尚矣朴公甚似蘇王之平生則瑕瑜之自不相掩家賊之因之輕重當有百世之定論

矣或曰人之邪正自有大體細節之分大體是正而不能無細節之累大體是邪而或有小節之善此觀人之大法而不可之易者也如程子尤翁大賢也背馳此兩賢則大體是邪也小人也雖有一節之可稱亦何足比擬於君子之列也此固當辨是非定淑慝之論也雖然朴公所樹立亦不可以小節之善論之其直氣凜凜於桁楊灼鐵之下其所遲晚只在十年經幄不能輔導 君德致有此今日過擧一語而已及出關門閭巷婦孺環以四面願一見忠臣生面則民之秉彝大可見矣雖以尤翁從嚴於邪正之別而亦不忍以其始之大體未定竟沒其終之植倫而死節者也吾嘗爲君子之倘可恕念秉筆之欲公而毋或派我

以憮於尊賢之誠可乎 朴公 書院在露梁螺翹鷺江老論主張院事院長齋任至于今皆老論云

○朴公之登第也卽日唱名喉院隷卒將裂袍摔去此乃 國朝由來舊習而先輩之所不免者也朴公正色叱之曰人臣初見君父之日寧可無禮若是乎院隷皆却之相顧曰若犯此新恩當科何事之出耶公乃整巾袍翼如而進四拜而伏 肅廟俯視曰極怪妄矣及己巳親覽時 上曰吾於其唱第時已知其妖惡矣蓋我國以科第取人而事 君使臣〻道以以禮者豈是權輿則呼之若奴隷捉之如罪囚者是豈事道使禮之兆朕乎然旣入類彼能依砥柱者從古以來惟朴公一人而已其比退院隷趨進 殿陛之時威風禮容並行而不悖此其所以卒能不

挫於雷霆之下而樹節死義者歟

○李監察尚觀卽光翁之徒以弊衣冠來哭其死於祭文不書年月干支及姓名既讀不與主人言卽歸人莫之知也其文曰樂有賢父繼兩祖烈名同孔劉矢均忠潔楚臣沉日魯候廟側埋甭之骨東峯之麓其以屈左徒懷石日卒于六臣廟側葬于梅月堂墓傍其亦異哉

○清城金公嘗以金監司澄爲湖南伯憑其母夫人壽宴易受守宰之賂致之贓罪而坎坷終身後於稠坐中淸城見二少年秀出輩流問是誰家子則乃金監司二子也公大驚曰此人并可致位卿相其將報其冤則吾死無葬地矣適有當譯之所

親信者亦爲彼狎客者皆與謀其釋怨一日富譯來告金監司夫人方疾篤醫云非人蔘幾許斤莫可奈何諸子束手相泣而已公乃潛因富譯不權其輕重而繼其用俾若自効其誠者然疾旣愈富譯乃告其實二子驚且泣曰不圖斯人於我父母疾爲營焉後爲恩寧忘其營不忍背恩二家卒相保全二子卽右議攻構吏曹參判大提學榛也構之將通銓郎也當時宰執有枳之者或曰第觀其人而後枳之及見而退歎曰雖金澄之子不可枳也榛登己卯科由李聖羅等賊科事削其金榜咸潛榛之未克登庸至十五年而復其科二子之秀出輩流斯亦可徵矣

○丁丑南漢之被圍也忠淸監司鄭世䂓是夜進兵陣于險川賊自高峯壓擊一軍敗衄世䂓落絶壑賴下卒推挽得脫時連山縣監金弘翼藍浦縣監李慶善金井察訪李時栽力戰死之弘翼親犯矢石手殺賊最多後力竭而死時連山通引張士禎年十八娶妻者纔數月而從軍執兵周旋於左右而不離畢竟抱公腰而同死其妻聞之自頸下從夫妻並旋閭連山人立公去思碑于邑外數里許後遷于邑門外以忠烈二門左右爲昔魯童子汪踦執干戈衛社稷死于郎役士禎雖非童子亦汪踦戰死之年若在仲尼之世則其稱美也豈下於汪踦哉金公即鶴洲文貞公弘郁之兄也 贈承旨旌閭今 上辛亥加

贈吏曹判書 賜諡忠愍

○黃判書一夏初名欽其再從弟判敦寧公夢黃歆登科致位請其再從兄改名而終不許判敦公遂改名曰歆判書公怒曰以弟而奪兄之名何必與渠同其行列哉乃改名其曰一夏判敦公既登第顯揚而判書公年踰五十而坎壈屈南漢城下兩躬稼立于田畔董其農役逢廣州府尹之過前路僮僕荷輿而立縱觀官儀之盛喟然歎曰兩班亦有累層居官長之位而如彼食祿者兩班也隨奴婢之後而姑此食土者亦兩班也公聽若不聞其後京畿監司又過其路奴婢之相語亦如前日公年迫六旬始登第歷廣尹圻伯行過其路其僮已死矣公位至三宰

與判敦公並題揭一夢竟驗於兩人其亦異哉公々入試圍七
貧無以備饌只以醬鹽伴飯兒醬鹽乃俗儒之所大忌於入場
者也公能擢第嘗云大凡拘忌皆可笑也判敦公諸子於科表
不敢書擬字或白而出後以父命書之而登第

○孝廟朝有許生者隱於城南家貧好讀世莫知其名圍烟不
起者五六日猶讀書不倦其妻搖困而罵曰丈夫相無道身々
業而只自讀書而已乎人將餓死讀書不倦許乃嘿然靜坐而思
之者數日時有若閭中人稱以富豪家傑也許乃往見曰我
乃南山下許生員也富人曰聞名乎訪我也許曰乃我讀書固
窮年耕年勢將填壑老欲圖生路貸錢一萬緡富人熟視之乃

曰諾且今見在錢難以滿万姑俟數日更來輸去如其言逾一
歲而復來見富人曰一萬不足更貸二萬富人曰諾又逾歲而
來復貸一萬如初經六載而勘錢六萬未償々富人曰何術
而致此許曰吾以三萬錢周流八路處々買魚而販鬻商賈
以致十萬雖償六萬尚有餘錢皆吾有也富人只受三万曰吾既
貸々取利非汝意也許乃以七萬錢備百物裝載大船入海船人
從者亦多有一大島無人莫處乃伐木構茅而居播以百穀數
而載糧不知幾万石乃謂諸人曰此非可居々地若久則居必
與異國生釁於我國不利可歸也載穀而泊陸地販鬻々不知
幾許萬散與諸人曰爾等只輸一萬于吾家及歸田語其妻曰

與錢千緡足可資生遂以九千錢日市酒肉與窮人共々錢盡之
而止許曾不飮酒至是酒亦無量矣乃言曰吾期以三十年讀
書至二十五年爲逐人所歐是吾恨也復社門讀書富人之獨
能知其爲異人者其亦異哉反 孝廟謀北伐李公浣以八
壯士中人預其謀富人卽李公所知々乃密薦許生曰非此人
無可與討事者李公曰何以可交富人曰若載酒去可交也
李公乃多備各色旨酒富人曰一盡是矣李公乃與富人偕往
飮酒依閑話無是者再三酒後語及北伐事許曰我於公初見
時已知之矣李公曰北可伐乎許曰可矣然北伐之謀有三件
事可先行者行此三者然後乃可以伐李公問三者何事許曰

我國使入燕探彼國陰事例有行賂而只以白金二百兩備數而此亦不用如是而可伐乎必費千万然後乃可公可以辦此乎李公曰吾可以辦矣又曰 皇朝人流落者子孫我國不能成士族如是而可伐乎欲收用唐人子孫以通情顯然後乃可公可以辦此乎李公曰吾可以辦此矣又曰我國公主嫁于清國諸王我國大君王子娶彼公主然後乃可公可以辦此乎李公曰是則決不可也許曰不如是何以見信於彼而察探虜情耶吾知北伐之必不諧矣他日復往見其室虛云矣

○卞景三台鎮以詩名於士友中嘗游安州百祥樓有一妓請得一詩時兵使與收使在座曰汝能得應口輒對之一詩當以百

金賞汝也郎呼韻景三應聲成詩曰關西形勝百祥樓〻共齊
名浦楚喉携上畵欄歌一曲樑塵飛下塞雲秋一座諷詠歎美
妓乃受百金之賜

○靜菴趙先生之賜死也金吾郞方受命而出闕門其從妹買
牛血一器于屠肆待闕門外請其暫見金吾郞辭以　王命在
暫滯其妹直前馬頭奉血器而泣曰吾兄其將留惡名於後世
願抑此血落馬於宗孔門磚石而吐此血必免此禍矣郎如其
言落馬吐血依昏窒狀累擾送他郎云蓋先生之受後命雖山
谷嫗亦痛哭況都下士族婦人之心乎然爲從兄身命辦此事
其亦賢婦人矣此雖謗傳而似非虛說故姑記之

○洪萬迪以少年才士二十二歲魁司馬試謁聖日見榜下老人喜不自勝嗟歎掩口而獨笑惟問〻乃湖南林進士也遂與之接話曰吾以弱冠魁試而猶不知其甚喜七耋少成何其若是〻樂也答曰吾不以是科爲喜也昨得鄉信聞兒生男渠喜七十始有姪孫而然也洪四十三乃登科文居首者即林象德時年二十二嘗目榜下老人之孫也

樸素村話 終 坤